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23.01.002

“语言文字+”：浸润式“现代汉语” 课程思政举隅

张春泉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在人文学科领域,“现代汉语”等语言类的工具理性相对于价值理性多一些的课程,进行课程思政建设“资源”要少一些,但也可以进行课程思政建设,可以进行“语言文字+”这种浸润式的课程思政建设——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课程思政建设,藉此充分培育这门课程的价值理性。就教学目的而言,需像做词类划分一样求完备;就教学内容而言,需像做隐喻辨析一样求关联;就教学方式而言,需像做义素分析一样求特色。“语言文字”加载的是价值理性,是情商,是主体精神理念(含家国情怀、文化自信、文化互融互鉴、科学精神、团队意识、真诚、审美情趣、探索精神等)。这里所“+”的内容可以同时进行、并行不悖、自然贴切、得体有效。

关键词:现代汉语;语言文字;主体精神理念;外部功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23)01-0007-06

在人文学科领域,“现代汉语”等语言类的课程,比较接近自然科学类的课程,工具理性相对多一点,价值理性相对少一点,这类课程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的“资源”要少一些。

其实“现代汉语”课当然也一样可进行课程思政建设,学界已有论者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目前代表性的论文有周芸、陈晓梅《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高校“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体系设计》^[1],安俊丽、李乃东《思政教育融入“现代汉语”课程的探索与实践路径》^[2],谭本龙、王洁、陈菊《现代汉语课程思政研究》^[3],冯凯云《在现代汉语中开展课程思政的探索》^[4]等。这些文献中,周芸、陈晓梅《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高校“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体系设计》主要着眼于宏观层面讨论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课程思政建设与高校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高校“现代汉语”课程的定位;基于教学体系设计的高校“现代汉语”课程思政建设。谭本龙、王洁、陈菊《现代汉

语课程思政研究》亦主要着眼于宏观视角,重点分析了“现代汉语”课程思政的研究现状、“现代汉语”课程思政的优势、“现代汉语”课程思政框架形式的遵循、“现代汉语”课程思政内容的构建。冯凯云《在现代汉语中开展课程思政的探索》也主要从宏观上呼吁需增强课程思政意识,树立教书育人的明确目标,并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把握课程思政实施路径、梳理课程教学内容;二是找到思政元素的最佳结合点。这些呼吁和要求如何落实,还有待于进一步研讨。安俊丽、李乃东《思政教育融入“现代汉语”课程的探索与实践路径》从“现代汉语”课程育人方面存在的问题入手,讨论了“现代汉语”课程的思政育人元素、“现代汉语”课程思政实践路径、“现代汉语”课程思政建设保障机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在我们看来,可以进行“语言文字+”这种浸润式的课程思政——一种润物细无声式的课程思政建设,其除了语言文字本体知识的传授之外,还

收稿日期:2021-09-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Y212)

作者简介:张春泉(1974—),男,湖北安陆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

可充分结合语言文字的种种外部功能,科学设计教学目的,有效利用“本色当行”的贴切的教学方式充分培育这门课程的价值理性,促进学生全面成才。

1 教学目的力求完备:像做词类划分一样

我们知道,词类划分是“现代汉语”课程本体中很重要很基础的一项内容。词类划分问题也是学界聚讼甚多的问题,需要引导学生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研习。划分词类首先要有分类的标准(依据),不仅需要学生有清晰严密的逻辑思维,还需要学生较为充分地认识汉语特色。因为汉语的形态不丰富,所以不可以简单套用印欧语系词类划分的标准。此外,词类划分至少在理论上应该面对的是汉语所有的词语,即词类这个母项与划分出来的子项(具体的词类)的外延之和应为逻辑全同关系。简言之,做词类划分力求完备,这与“现代汉语”课程思政的教学目的高度契合。

就教学目的而言,培养学生系统全面的掌握“现代汉语”基础知识,形成认知语言文字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功能的基本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深入了解“现代汉语”所蕴含的一系列主体因素及其价值理性,是我们的主要教学目的。一般而言,教学目的之明确化要求是相对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往往容易因循守旧,只着眼于一般的课程教学,忽略课程思政。我们在设计教学目的时力求完备,就像做词类划分一样,希望能够做到全覆盖。语言及记录语言的文字不只是工具,语言还和使用语言的人紧密相关。诚如赵元任先生所言:“语言是人跟人之间互通信息,用发音器官发出来的,成系统的行为的方式。”^[5]又如吕叔湘先生在《中国语法要略》开篇所指出的:“语言是什么?就是我们嘴里说的话。说话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极普通的事情,跟走路一样的普通……原来说话和走路不同,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是一种社会的行为。”^[6]尽管有关语言的界定在当下学界还见仁见智,“但在一个问题上各家几乎没有例外,即所有的语言学家,所有的工具书编纂家和其他学者,都特别强调语言是人所特有的,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根本特征”^[7]。可以说没有使用语言的主体因素(人)就没有语言,当然没有语言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语言文字的主体因素就为“现代汉语”这门专业核心课的课程思政提供了一定

的前提。切实有效理解语言文字的主体因素,也是“现代汉语”这门课程的重要培养目的。人是有主体性的,受教育的人是发展中的主体。由中学迈进大学即是一种重要发展。中学与大学有必要在课程设计上科学严密的衔接。

我们十分注重“现代汉语”课程教学目的与高中语文核心素养的衔接。一般来说,“现代汉语”课程会在大学本科一年级开设,这样在时间上大一的“现代汉语”与高中语文无缝衔接。就内容而言,高中语文核心素养更是“现代汉语”课程的重要基础,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等四个方面,同时,“现代汉语”课程是高中语文的进一步提升。据此,我们在设计教学目的时就有必要加强“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等四个方面的“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事实上,如前所述,“现代汉语”课程有助于语言建构与运用,也有助于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结合“现代汉语”课程培养目标和教学实际,不难理解,现代汉语其实有“语言文字+思维+审美+文化”等内容。

踵此目的,我们参考教材,但不照本宣科,主要是启发学生获取新知、养成习惯、解决问题、提高认识。每一节课学生至少掌握一个关键词,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要求学生不能为“百度”等搜索引擎所引领,而应该在自己的专业课程范围内引领“百度”等。我们可以重点讲“百度”等搜索引擎上查不到或不易查清楚的东西,同时剖析教材的重难点,着重讲教师自己的一些思考和一些独到的发现。

2 教学内容凸显关联:像做隐喻辨析一样

就教学内容而言,我们十分注重在教育教学的内容里面挖掘课程思政资源,而不仅仅只是一些具体知识点的讲述,就像做隐喻辨析一样,求关联,引申开去,力求教学内容能够尽量自然的关联出核心价值观,力求不生硬,不穿凿附会,这也是“浸润式”的题中应有之要义。刘勰《文心雕龙·比兴》有言:“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或者说

现代汉语的一些静态的具体知识跟一些价值理性表面上看起来是“胡”和“越”的距离,但是通过教师的有效关联,他们也可以像肝胆一样相照相合。也就是说,现代汉语的具体知识这些尤显工具理性的东西与课程思政的内容可以尽量贴切地关联起来,价值理性尽量与语言文字本体及其外部功能相契合。

几乎每一堂课,每一个知识点,我们都可以做出相应的尝试,当然我们也不宜一刀切,不可面面俱到,而应该实事求是,有些内容可以作为较为典型的课程思政资源,这些内容就应该给予特别关注。比如讲到人类语言总体情况的时候,强调任何一种自然语言都无所谓先进和落后,都是平等的,这也是一种科学精神。每一种语言都各有特色,同时要充分了解我们母语的特色,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事实上,现代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包括记录汉语的汉字等诸方面都有特色。一定意义上讲,这些特色是我们进行课程思政教育开发的资源库,也是“语言文字+”的重要前提之一。

再比如我们在讲到现代汉语的地位的时候,特别强调现代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汉语和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都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讲清楚这些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此外现代汉语语言学是先行学科,对于国计民生有重要意义,学好、研究好现代汉语有助于推动新闻传播、法学法律、社会文化、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发展。讲清楚这些一方面有助于学生了解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学科发展动态,同时有助于了解这门学问的学术性质,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激发学生苦练本领、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热望。

我们在讲语音的时候会提到,现代汉语元音占优势,乐音的成分比较多,汉语有声调,这些既是现代汉语语音的重要特色,也会在功能上有助于现代汉语的艺术化。讲清楚这些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学生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此外,让学生用国际音标标注他(她)自己喜爱的一首古诗,或者用英语翻译一首格律诗,也会收到理想的效果。毕竟,“诗歌的句法和格律最能表示一种语言的特点,用欧洲语言翻译汉语旧体诗词,多高妙的译手也难做到原诗那样简练,或者使原来的格律再现。”^[8]我们在讲注音方法的时候会讲到反切法,我们会特别提及中华民族注意吸收外来文

化,反切就是典型的例子。反切是用两个汉字给一个汉字注音,尽管也有局限,但比直音法要精细得多,而这种注音方法却是受到梵语的影响而形成的。这说明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注重与异域文明的接触,并从其他文明当中吸收精华,注重“洋为中用”,注重文化互融互鉴。

我们在讲到汉字时,特别提出汉字是人类持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汉字是汉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传承文化,对维护国家统一,对加强民族凝聚力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汉字作为汉字文化圈的重要标记,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在日本、越南、韩国使用。尤其是随着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汉字的信息化使汉字焕发了新的活力。我们还常常叮嘱学生写写甲骨文、金文、篆文。所有这些一定有助于学生的文化自信,有助于学生更加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进而更加爱我们的国家,由每天使用的汉语汉字的特色厚植学生的家国情怀。

在讲到词汇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词汇里边的俗语、歇后语、谚语、成语等,这些语汇资源体量大、历时传承性强、文化含量高,都充分地承载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此外,各类词典辞书对推动文化的发展、传承文明、传播知识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古代就非常重视辞书工具书的编纂和文化工程建设,比如《释名》《说文解字》《方言》《尔雅》等,这些都有助于提升师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我们还会在课堂上进行成语接龙等活动,藉此培养学生的语感,丰富学生的语汇量的同时强化学生的团队精神。

在讲语法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地强调,汉语的形态不丰富,并不表明汉语落后于其他语言。前文已述及,我们此时会及时积极引导,引导学生明白汉语有汉语的特色。我们还告知学生成体系的汉语语法学著作问世相对比较晚,所以我们现在更应该奋发有为,只争朝夕,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激发一部分有学术潜力的学生努力攀登科学文化高峰。此外,我们还常常在课堂上让学生不做准备,看谁一口气能说出更多雅致的同素异序词(类似地,在讲词汇这一章时,我们也会在课堂上让学生展开类似的比赛,看谁“不假思索”说出的歇后语、惯用语更多),这一方面训练了学生的应急反应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

在讲到修辞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辞格、辞趣等积极修辞的分析,陶冶学生的情操,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在讲到消极修辞的时候,可以藉此提升学生的理性思维能力和某种意义上的规范意识。特别是我们讲到中国古代即有“修辞立其诚”的原则,虽然出自《易经·乾卦·文言》中的这个“修辞”和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修辞不可等量齐观,但毕竟二者有着很大的交集,还是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学生修身以巨大的启发。我们还常常组织学生就大家感兴趣的论题进行课堂辩论,这一方面深化了对相关论题的认识,加强了学生对修辞理论知识的有效运用,同时通过两个团队的辩论(言语博弈)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思维水平,增强了学生的团队意识。

3 教学方式彰显特色:像做义素分析一样

就教学方式而言,我们十分注重启发式教学、辩论式教学、语境体验代入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务求有自己的特色,力争像做义素分析寻求语义特色(特征)一样——义素分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去寻求相近的词语之间的区别性语义特征。整体而言,我们从事现代汉语教学也在不断寻求教学方法上的创新,孜孜以求符合现代汉语实际的创新。

启发式教学。启发式教学本身并不新,古已有之。《论语》有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但启发式教学如何和现代汉语这门课程结合起来,还是值得探讨的一种教学方式。毕竟现代汉语比较重视实证,所谓“例不十,法不立;例外不十,法不破”,但也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们会经常引导学生去思考问题,比如课堂上我们常常会让学生猜出教师起了一个头(或者说了一两个词或短语)的后续的语句,让学生接下来,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接着讲”。当然我们让学生猜的东西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可猜性”。这一方面有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课堂的良性互动和学生的“语言文字+”,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索精神。比如教师会让学生猜我国第一部宪法制定的时候,有没有语言学家参与,作为语言顾问组。如果有,是哪些语言学家,等等。启发式教学有助于学生在现有的已掌握的语言文字知识点的基础上,拓展到语言文字应用的多个方面、多个领域。

辩论式教学。大家知道同样是互动,辩论式教学比启发式教学互动的强度要大很多。显然,前文已述及,辩论式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品质。我们有时针对特定的问题提出两个互相否定的命题,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让学生进行辩论。如果学生的意见都一致,那教师就是学生的共同论敌。如中小學生要不要学国际音标;字母词是不是词;汉语能不能走拼音化的道路,等等。辩论的论题一定要激发学生的兴趣,也可以关注当下的有关实际,让学生有话说得出,有理讲得清。我们每次辩论结束后都要请学生做综述,没做辩手也不能袖手旁观。这些无疑也会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语境体验代入式教学。以上启发式教学和辩论式教学强调的是主体与主体的互动,这里所说的语境体验代入式教学,则主要关注主体和客体(如上下文语境、社会情景语境等)的互动。例如我们在讲解有关回文诗的时候,先让学生解析材料,熟悉文本,然后再进行“语言文字+”活动,充分体验了解汉语言文字的特色和魅力。诚如吕叔湘先生所言:“像回文诗、对联、某些类型的谜语,如果不是在汉语的基础上,也断然不会产生的。”^[8]再比如我们在讲歧义分析的时候,会联系到一些“标题党”的不当用法,并让学生自己去找一些相关的例子,做出修正。又如在讲绪论的时候,我们让学生用自己的方言介绍自己的家乡,从而让学生真切的感受和体会到各地方言的魅力,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方言是我们文化的基因、语言的活化石;同时也让学生真切地体会到,如果不使用共同语交流,而只用方言交流显然是有局限的、有困难的,并可能由此产生交际隔阂与偏差。这样看来,共同语和方言都各有其用处,这一方面让学生对语言的功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辩证思维。

再如我们在课堂上行之有效的读书接龙活动。我们这里所说的“读书”是狭义的读书,即朗声读教科书。教师可随机指定学生读教材里头的拓展内容,学生不用准备,“朗读者”是随机的,朗读的起始语句也是随机的,我们告诉学生,把自己想象成电视台的主播,读的过程当中不能出任何错误,包括漏读、增读、停顿不当等,如果有问题立即停下来,教师再随机找其他同学接着读。接读者不能接错地方。实践证明这种活动还是有效

果的,是有意思且有意义的。学生有兴趣参与,学生在阅读过程当中,既进一步熟悉了教材的内容,又增强了团队协作意识和能力,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想象自己为主播)。

另如我们还可以让学生对比不同版本的教材。应该说经过多年的发展,现代汉语教材已经是比较成熟了,也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表现之一就是同一种教材有了不同的版本。比如现在在全国范围的使用量比较大、影响也比较大的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黄伯荣、李炜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我们可以让学生使用最新版的教材,但同时对比前面的版本。如就某些核心概念术语,教师读该教材过去某一个版本的(最好是读与学生手头上最近的那一版的,这样可比性可能更强)相关的表述(术语的名称、界定等),学生结合教师所读的旧版的和自己看到的新版的教材,进行对比,找出异同,然后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其优劣得失在哪里,新版的教材为什么要这么改,等等。这既让学生熟悉和进一步掌握了相关的知识点,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精益求精、细致严谨的科学精神。而这种科学精神对于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来说弥足珍贵!

案例式教学。相对于语境体验代入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可以相对更深入一些,可以把某一个专题研习得更透彻。例如我们在讲虚词“的”的时候,我们让学生自己先写一篇小论文《说“的”》,写的时候,先不要看朱德熙先生的论文《说“的”》^[9]。自己写完了之后再和朱德熙先生的《说“的”》进行比较,然后修改自己的论文。改完之后又与朱德熙先生的另一篇论文《关于〈说“的”〉》进行比较(朱德熙《关于〈说“的”〉》是对其《说“的”》的说明和进一步完善)^[10],比较以后再继续修改自己的论文,最后再全面的总结与反思。“的”是十分常见的一个虚词,大家并不陌生,但是要把大家都司空见惯的习焉不察的语言现象观察细致、研究透彻、表述清楚殊非易事,这至少可以培养学生细致观察现象,尤其是观察平常现象并持续做出深入研究的能力和科学探索精神,还可以促动学生向大师学习的动能、帮助学生正确地“追星”。此外,我们还鼓励学生在“现代汉语”课上阅读经典文学作品,例如以钱钟书《围城》为个案,精读之,可以在培养语感的基础

上,陶冶情操,实现“认知与审美的交响”^[11]。

又如我们在讲语法这一章时,还会涉及关于语法学史的内容,我们会以马建忠《马氏文通》为个案,讲到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发展科学文化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杰出贡献,以激励学生在新时代更加奋发有为。再如在讲修辞这一部分时,以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为个案,探讨《修辞学发凡》的重要意义,然后还会进一步讲到作者陈望道。告诉学生,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全译本的译者,会给大家讲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真理的味道很甜的故事。

有时我们还会适时引入社会热点问题,引导学生参与讨论。比如一些专名的读音问题,如安徽六安“六”的读音,字母词的优劣得失,等等。有时还会引导学生写作《我理想的〈现代汉语词典〉》等小论文;引导学生优化教材内容,如韵母表的优化设计等。让学生在动手动脑的过程当中充分体会到“语言文字+”的成就感,提高学习“现代汉语”这门看起来很枯燥的课程的兴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和抱负。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上教学方法我们把它们分列开来说明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其实很多时候是这些方法的综合应用。例如我们关于赵元任《施氏食狮史》的材料感知与分析即属此情形。我们知道,赵元任的这则材料很特别,全篇(含标题)的所有98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是相同的,只是声调不同^[5]。我们先让若干学生看着材料来朗读,让其他的学生来听,并且问其他学生是否听得明白,只是靠听同学的读来感知该材料的学生往往都说听不明白(当然这些学生都事先没有接触过这个材料,如有事先接触过该材料的学生则这个“测试”的前期讨论他们不参与不发言)。随后,教师让一个学生把该材料抄写在黑板上,或者教师自己打开PPT让学生来看,学生马上恍然大悟,这个材料的大意就了然于心了,这与刚才的不知所云形成鲜明对比。这既是语境体验代入,又是案例教学。结合学生特殊的这种语境和体验,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听不明白却一看便知,这个活动说明了什么?进而教师再补充一些语境信息,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抑或猜测)赵元任先生写这篇奇文的用意。这显然又是一种启发式教学。总的来看,这个活动有助

于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积极思考问题,深化对汉语汉字特点的认识,也有助于提升学生对语言文字革新运动意义的认识,从而了解语言文字建构与社会发展的某些关联,激发学生不囿于象牙塔而主动关心社会,关心个人成才适应社会需要,进而厚植他们的家国情怀。

总之,“语言文字+”浸润式现代汉语课程思政,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其内涵是丰富的,也是开放的。“语言文字+”加载的是价值理性,是情商,是主体精神理念(含家国情怀、文化自信、文化互融互鉴、科学精神、团队意识、真诚、审美情趣、探索精神等)。这里所“+”的内容可以同时并行,并行不悖,自然贴切,得体有效。“+”的主体是师生,尤其需要教师用心钻研、倾情投入、悉心引导,同时尽情享受,所有这些即是所谓“浸润式”。“语言文字+”浸润式“现代汉语”课程思政建设必将有助于“现代汉语”这门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核心课程的发展,也必将有助于学生的全面成长成才。

参考文献:

[1] 周芸,陈晓梅.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高校“现代汉语”

课程教学体系设计[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1(2):83-88.

[2] 安俊丽,李乃东.思政教育融入“现代汉语”课程的探索与实践路径[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119-124.

[3] 谭本龙,王洁,陈菊.现代汉语课程思政研究[J].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20(6):150-156.

[4] 冯凯云.在现代汉语中开展课程思政的探索[J].汉字文化,2021(17):171-173.

[5] 赵元任.语言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 潘文国.语言的定义[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97-108.

[8] 吕叔湘.语言和语言学[C]//王振昆,谢文庆,刘振铎.语言学资料选编(上册).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3.

[9] 朱德熙.说“的”[C]//朱德熙文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0] 朱德熙.关于《说“的”》[C]//朱德熙文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1] 张春泉.认知与审美交响的术语修辞:钱锺书《围城》中的科技术语管窥[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49-158.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a Samp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 Immersion-Based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Courses

ZHANG Chunqu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courses with mor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an value ideals, such as modern Chinese, have fewer “resourc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it could still be realized in an immersive way lik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And the value rationalities could be fully cultivated by the immersive way. It is required to clarify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like making a perfect lexical classification, to prepare correlative teaching contents like creating metaphors, and to selecting distinctive pedagogy like doing sememe analysis. Th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are loaded with value rationalitie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the spiritual concept of the subject (including family feeling, cultural confidenc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mutual learning, scientific spirit, team spirit, sincerity, aesthetic sensibility, spirit of exploration, etc). The content of “+” can be endowed simultaneously and naturally.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spiritual concept of the subject; external function

(责任校对 王小飞)